漢陂集

誌銘

汞孺人張氏墓誌銘

華州樂子東君實既喪其配張孺人卜以嘉靖癸未十一月十八日葬庄南先塋謂予繼室與孺人從兄弟知孺人乃來鄠杜請予銘其墓孺人者咸寧東川張公之女也公諱鸞仕為刑部左侍郎配恭人許氏生孺人是為成化乙巳五月二十五日也是時公為知縣南樂而許恭人無子乃極愛其女不幸甫七歲而恭人卒繼恭人亦許氏乃又無子又極愛孺人弘治丙辰公在京師

為御史而東君之父諱思恭為兵科給事中先是給事公之兄考功員外郎諱思誠與東川公同舉進士交游相愛故東川給事二公者稱為通家又相愛甚厚是時東君與孺人俱從游京師年德相埒兩家門閥若此又相愛是故結好云而一時鄉大夫率相賀張得佳壻東得佳婦踰二年不幸給事公病卒然是時東君之母薛夫人卒已久祖母郭宜人在堂以為君獨有繼母姜氏終鮮兄弟欲早婚未幾太宜人亦卒其後壬戌東川公為浙江按察副使而東君乃始入浙奠鴈乙丑秋東川公擢為大理少卿同道至彭城東君挈家西歸既見家

徒壁立東君將有圖又資裝盡甚憂孺人勸之曰書中自有屋努力耳何瞽瞽爲乎是東君大肆其學舉正德癸酉鄉試而已卯復同入京師卒業太學君與予日益嘗文日益壯乃舉進士屢不第孺人不以爲戚而曰丈夫磊磊如此暫困耳終必遂之于是復歸故里會嘉靖壬午冬東君又以會試北上是時孺人已抱病不得已強別而明年癸未正月十一日乃遂不起東君在京師聞訃甚痛蓋孺人壽僅二十九歲又無子又未能相與永訣視殯殮故今爲予道其事惛泣不已初孺人之歸也未及事其舅姑甚恨乃獨有姜夫人姜夫人嚴怒即孺人

伏地終日跪之歡不歡不起以此姜夫人恒為解顧于其卒也哭之如喪其女其餘諸母姑娌下至媵婢無不哀孺人者孺人性聰慧甚在時東君夜誦詩讀書見從傍聽之輒記一二或質問大義亦了了然又解書在大學時東川公及許恭人之喪東君以孺人素羸恐病不欲聞而孺人自見其計言知之後聞東君言東川公卹得祭葬又自為書寄其弟張珊具以聞後竟得之然伉儷東君者二十二年未嘗齟齬作反目獨勸其宗飲乃更甚若東君以是思念不能忘銘曰

其處不悵其貴弗驕琴瑟靜好以莫不饒未竟而隕君

予是職是勞其道不洸

明故奉訓大夫四川順慶府蓬州知州閻君名中墓誌銘

閻君名中者諱源字名中鳳翔隴州人也自曾祖秀以上家世為農至貧其祖璠始從學受經以儒試仕為縣學教諭教諭公生四子而長子諱仲寶舉鄉試第一尋舉進士歷官吏部考功郎中遷河南左參政公配淑人王氏生三子名中其中子也名中少時穎異絕人而是時伯兄介學有端緒矣于是參政公愛其中子令勿學苦之參政公有弟諱仲宇官至兵部尚書是時已舉進士

為御史桂愛允中復令從學闕寧子所受易恭政公一日見其文喜曰見男若是矣後又受易紫崖馬先生所西歸為州學弟子員提學副使潘先生試論張良勸沛公燒絕棧道極許允中事在弘治己酉而予是時亦游縣庠聞而慕焉其年秋鄉試與允中同逆旅舍見其詩學唐人書行草學右軍帖以為發解無疑乃不第而予不意先登然私心未嘗不畏允中也弘治癸丑春予游太學與故進士三原長安章東虔今都御史岐山楊宗文戶部主事鳳翔孫敬之同舍講學而敬之與允中交善敬之有母老在堂允中殷勤焉乃以書抵敬之曰有貧若

友敬之見書而泣而予與東虞宗文玩其詞翰相與歎息蓋吾三人者亦皆與允中友也是時遂庵楊先生提學關陝又極許允中乃乙卯秋舉鄉試第六人人以為屈其後會試乃又屢不第正德戊辰予在翰林允中時時過訪謀予欲謁選吏部然須髮雖已半白予候其氣尚嶽嶽不衰勸之乃止及辛未春乃又不第予是謁選為滁州知州是時予由吏部左遷壽州同知相去近聞允中始下車即去其太繁賦重歛不急之役勸課農桑尊禮長老旌顯節義教授學子從諸生貧不能婚葬者量與資給季考課司試經其指受又聚於鄉閭屆夫郡中諸尼寺老與

撤毀𧰼其尼民間築亭瑯琊山南名曰來風又修築醉
翁亭故基暇與郡中學士大夫游詠其間先是衛指揮
率侮郡守郡守不能制允中正色御之無不屈服者壬
辰春子盜壽州會諸郡盜起不能歸允中遣使賜書存
問拳拳甚至也其後盜歷滁境允中戮力捍禦有郎某
者武弁之子也幸賊至謀為內應或以告允中允中命
左右縛之獄其黨即日解散賴以無事賊復南走大江
今兵部尚書彭公總制殺賊素知允中令處幕府書案
相得甚歡賊平還郡乃秋水災民多不給允中告於漕
運都御史張公發粟賑貸全活者衆嘗道推其才能問

勞之使結轍于道然允中不善俯仰遇事當爲卽爲時所忌諱由此被讒調四川遂州比至首新廟學財不告費力不勞民事在紀功之碑營山盜乆肆暴掠居人畏之如虎允中以計擒之百姓歌曰猛虎莫咬有闕西閣羅丁丑春朝覲考察百官會當道者有隙遂罷歸里舍允中在遂州時嘗致書存問于不絶既歸與于約遊南山柴閣諸峯然竟不至于聞其田園甚樂以爲不久當至也孰意其卒蓋嘉靖壬午十一月某甲子也距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壬戌享年六十有四歲云闞氏自教諭公以經術顯名乃生參政尚書二公參政公生長子价

起家翰林庶吉士擢監察御史四川左參議參議君生子欽舉進士爲給事中累遷河南右參議尚書公亦有子舉于鄉其相繼舉者又數人焉于是隨州閻氏赫然爲關西世家云而允中當此全盛之時略無驕矜縱誕之氣事父母生盡其養死能哀毀葬之以禮周人之急揮金不吝嘗欲置義田贍族人官祿薄不果所著有文章有岍山集載在家傳配張氏先允中卒張氏者太醫院判三原張徵之女也有婦德事在墓誌語中生二男子二女子長男鈞醫學典科次釧州學生女二一適鳳翔府學生鞏大年一適國子監生清水張詔側室羅氏

生二男子鈺金俱夭折死乃右卹女子二人長適涇陽趙
經次適國子監生涇州閻瀛以對等卜以卒之明年癸未
某月某甲子合葬弦蒲張夫人之墓屬其父之門人漢
陽府同知張綸述狀請予爲之墓誌銘銘曰
吁嗟允中遽至是邪天其謂何滌人之思逢人之歌知
君者以君爲宜不知君者譖言孔多謂非命邪吁嗟允
中吾見其美不知其他勒銘玆石耿不可磨

明故朝列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
議五泉韓子墓誌銘

今年春五泉子抵予書曰秋當過訪鄠杜蓋正德戊寅

憂五泉子嘗訪予別六年矣得書喜甚朝暮幸其至孰意其死也五泉子且死謂其兄兆洛子曰必敬夫銘我墓嗚呼吾尚忍銘吾五泉子邪五泉子者諱邦靖字汝慶同州朝邑縣人也姓韓氏蓋自稱曰五泉子父曰運峯先生諱紹宗仕為按察副使母恭人闕氏蓋弘治戊申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五泉子是夜恭人夢五色雲中奏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五泉子五泉子生而靈異三歲而能誦古詩百首四歲而通孝經小學五歲而讀論語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運峯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八歲

而通其子若干四而與其于鄉二十一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武功康德涵愛其才議為庶吉士不果明年巳拜工部虞衡司主事乃奉部檄十庫監收庫宦官不為禮五泉子自坐前席宦官怒紿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五泉子詰之答曰公無預庫事者止一飯耳五泉子曰然則我當去矣答曰當者案五泉子曰豈有署案不預庫事者乎竟前席坐署案尋又監收果宦廠主廠者宦官厚燕接殷勤之歡五泉子不顧自起視秤分毫無所假宦官雖怒甚然無可奈何未幾抽分浙江市舶去矣先是抽分部使者往往避嫌乃重取于商為羨餘以

自白五泉子乃下令曰非巨木若竹木成器者不稅稅課權歸府幕官乃奏議言布政司不與府幕官以部使者侵漁而府幕易與耳又奏議以為抽分司刑獄宜下按察司以防出入詔皆奏可故事抽分司饋鎮守太監歲千金是時鎮守劉太監者又谷大用之黨五泉子固不與金劉大監怒已知其為人不怒愈益敬之會宦者從京師來倚其近倖索抽分錢甚急劉大監從旁勸曰辛無求韓主事我當有以贈公也及代入奏乃課額不足部尚書及工科給事中皆以法劾五泉子五泉子亦自劾求罷會國老有知其故者賴以無事壬申春南北

畿內河南山東諸郡縣起天下夫役將征勅工部官劉一
人前除當前除者數人皆懼不敢往言之部尚書曾鑑泣
下者次不及吾泉子部尚書知吾泉子素負時望數曰
吾泉子吾泉子殆哉謹行從而有天幸不害既歸遷員
外郎都水司主事嘗檄清查直隸山陜諸路歷年班匠
銀兩甚夥見其民貧乃奏議蠲徵是時急于用財不許後
以乾清宮災竟蠲之而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
言者吾泉子乃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
亂自昔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
罕御盤遊無節狎近群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

路百度未遑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
薦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
宮災陛下下詔求言天下之人莫不祈望以為陛下翻
然悔悟轉危為安也然徒事虛文不脩實政臣工章奏
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文具以言罷去天下人心
莫不沮喪以為陛下遭此大異乃後如此是悔悟無期
而治安不可望矣離不可收也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
國搖故漢儒有土崩之言先哲有摶沙之喻伏望陛下
以社稷為念將各官章奏采擇施行前後言官得罪之
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既散之人心迓將來之

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
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得奪官為民其後御史
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皆不果
辛巳秋今上即位起為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子是感
激奮勵單車就道輒好平抑權豪歛跡然分守道故無
印由此多弊乃奏議請照提學官事例給關防不報是
時天子脩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奏
例開銀草場數千餘頃皆為豪家占種乃前後上疏論
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
賑濟不許為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

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柰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
不從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鈞
名者之爲也復說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
鳳經略邊務嘗奏書薦之而曰臣見左參議邦靖蹟秀
夙成操心平正問學惇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以
身率士禆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
集亦奏薦之皆不果五泉子慮其舊疾復作乃上疏乞
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
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決乃復上疏報未下即
行御史宋君宣是日奏書薦之而曰邦靖學問自胡

師友名節次稍祗懼之將邦靖病痊起用邦靖者死洛
子也吏部具奏上報曰如御史議西歸之日軍民遮留
道上以萬計號泣不忍舍去五泉子亦為泣下而嘉靖
癸未二月初十日抵家于是謁孔子廟揖縣令拜先隴
牲見於祠堂稱觴壽母與諸兄弟燕會終日甚樂也乃
十八日病損食不豫死洛子為迎醫甚衆乃愈益病四
月初十日衣冠如平生呼死洛子曰我其逝矣十九日
必大雷雨即為我戒衣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
一日我强待之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果大雷雨死洛子
為正冠然已不能語而搖首死洛子泣曰待二十一日

手力首之及二十日而死洛子復問曰歸在明日乎不
應死洛子痛哭曰吾弟力不支矣又首之已而果卒距
其生蓋三十六歲云配安人晁氏生一女無子以族子
仲譜後卜以六月二十二日葬南陽洪先塋自五泉子
卒後太恭人哭之不已死洛子廢寢食哭盡其卒日孝
父母者甚至終身不違顏色逮峯先生病寢處其側者
四月餘及卒哀毀幾死其事伯兄縣令君邦彥及死洛
子及處其弟國子君邦翊極兄弟骨肉之愛有朋友忠
告之益又嘗為其婦李孺人呪宜鄉人蓋嘗立碑表其
孝友云而其愛民之仁律己之嚴食用之儉細行之必

學臨摹應接之繁其筆皆可書書者不具書其在浙得代歸而同年趙推官者以西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推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此人所難能者譬之為書楷法至于韓氏世行所由來遠異載遺峯先生墓誌語中亦不書銘曰

予在京師見五泉子七言絕句詩類杜子美及罷歸為予誦其古歌詞浸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亦文章之洪麗乎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乃不壽死嗚呼天邪孰為五泉子邪

明故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靖海縣知縣張君墓

誌銘

君諱鏜字尚節姓張氏咸陽縣在廓里人也曾祖諱昇
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祖諱宣受義民貴父諱英為邑
學弟子受毛詩才高善屬文人呼為張才子張才子父
舉進士累屢試場屋竟不合于有司抱負才氣鬱鬱而
卒是時君母杜氏生有二子而君甫弱為少子以此杜
夫人愛之甚至也其後伯兄鉞傳毛詩學復為邑學弟
子卒父業君既冠從而受學焉亦為邑學弟子未幾鉞
不幸死君亦未抱于成人曰張才子之志終乃未就也君
于是感激畢精[illegible]果舉甲子鄉試[illegible]進士一

不得見其母老乃就遷安邑在安邑三年庶不矯世恵不干譽剛而不雷和而有制兼管清塩課之宿弊沮中貴之擾人裁之以法理主之以無心事既能行禍亦不及于是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俱有間勞而母杜夫人迎養于茲也見其君是喜甚爲加一飡然君平日孝養毋氏者具備又少子故杜夫人實安樂云庚辰春述職入京師吏部改君靖海知縣靖海雖小邑然密邇京師爲水陸要衝煩劳十倍安邑平居亦已爲甚會天子南巡往返于茲又諸郡盗賊群起百姓愁苦不能聊生君所爲供億弭捕之者各有條理境内晏然安堵無害君是者

又三年然是時杜夫人年已九十矣老不能就養大隱
陟岵之思君俯而歎曰嗟乎書方寸亂矣又何能理政
事治百姓也於是潸然若歸不幸遘疾歸未至竟卒逆
旅舍中其年嘉靖癸未三月十二日也距生成化壬辰
二月初十日得壽五十二歲而以卒之三年乙酉二月
初七日葬其地先塋之次君配竇氏生四子崇禮崇寧
崇恩崇福又有孫女二人尚俱幼也正德癸酉秋君嘗
訪鄒令程萬里子登見君長身修髯甚穆美丈夫也以
為必舉進士且壽孰意其止此然郎官百里之寄不小
而兄子崇德嘗從予游已後舉鄉試今崇禮又為邑學

弟子俱以毛詩專門顯名必有舉進士者于是張才子之業大振其後世矣然實自君始乃為之銘曰

父為才子兄以才嗣皆不壽死我聿作之其子和之自我大之世業既興歸報父兄維永攸寧清渭之陽言卜其藏終焉允臧

張安人東氏墓誌銘

秦州張氏本河南大康巨族也自居隴右幾世而有刑部左侍郎諱錦侍郎公配淑人劉氏生五子而長子潛繼舉進士累官山東左參政參政君配安人生子之梨世其家學以尚書繼舉鄉試于是隴右名德世族率歸

張氏云之緊既舉之三年而嘉靖甲申正月二十五日安人以疾卒華州之緊奉其父命撰述安人世行請予為墓誌銘安人者華州東氏之女也父諱思誠仕為吏部考功員外郎安人生有巽質精女事又通孝經小學其母郭安人及大母郭淑人絕愛之有富家自千里問名吏部公拒不許太淑人以為誤矣公曰吾將擇文士何說富既見參政君喜曰是吾壻未幾吏部公病卒京師且卒呼其女曰他日善事君子君子當不吾負弘治壬子參政君年甫弱冠果舉鄉試是年冬安人來歸其時侍郎公官京師劉淑人外慈而內嚴凡晨昏及賓祭

饑具悉去夫人少不可姑輒移日怒不語安人即長跽謝必感寤乃起然或憫其諸叔氏尚幼安人撫之甚備其後有室又皆善與之其叔氏與諸室人者亦皆敬愛安人稱爲慈母云而姑久見其若此獨其愛之嘗以勸諸婦諸婦亦自以爲不能及也丙辰參政君舉進士授戶部主事己未考績三載封安人焉辛酉侍郎公卒天子遣使諭祭營葬事事大費繁安人至脫簪珥又百計率姑氏解其憂鄰婦舊有際者至是感化稱爲賢婦云乙丑參政君改禮部員外郎郎中是時諸叔氏卒業太學無挾客過食飲竟安人即令左右除器不使

元知恐悖怒廢業或索緡錢輒予亦不便知之正德丙寅
天子冊后賜緋群臣安人即以寄奉姑氏其秋參政君
以公累逮繫詔獄安人蓬首寢地泣出乃已庚午參政
君出守廣平迎養太淑人凡所以悅樂志意者多出安
人未久畿內盜起太淑人日夜思歸既歸安人無日不
西望流涕焉癸酉參政君起擢山東同官者今尚書秦
公夫人簡重寡言笑獨喜安人稱為女中君子甚明年
參政君罷歸實非其辜安人慰忍解之委諸天命辭氣慷
慨偉丈夫不如又踰年太淑人卒秦州安人哀毀甚至
初侍郎公自咸徙居秦州其從後卜居華陰又卜華州不

果至是叅政君葬母襄事始從燕州居之其間道途險
阻人情變故田廬之經營勞費心力更歷歲時叅政君
挈其大綱而已其細密曲折皆于安人又篤教之某自
童子時戒其母許日勸歲論與紹先烈嘉靖壬午之某
某舉鄉試明年癸未自太學歸省則安人已病至是卒
距生成化甲午九月十二日壽五十一歲叅政君有側
室胡氏安人逮之甚厚子其育子竟不育而安人性有
之祭之祭娶翰林修撰武功康德涵女克勤婦道安人
愛不廢教嚴不傷恩乃有孫男女三人男曰無過長女
曰少寧許聘燕州東國泰次曰繼富安人卒以卒之年

十一月十二日而葬墓在州南少華山之麓銘曰
內則既廸女誠復徽世祿怙侈益蕩其規吁嗟安人誕
稟之粹弗形於飾而晉于賁孝以相夫教成其子維是
不矜益敦其居矜繹于義我維國之珍安人萬年名以永
存

明故承德郎四川重慶府通判前國子監博士
張公墓誌銘

公諱傑字世英郃人也家世以農爲業父詩榮豪俠
好義決平里中甚于官府配史氏生一子繼配劉氏生
公及二仲子公自少有奇氣骨貌異常弔公達從師讀書

[illegible]年十八援試入學督學大叅事見而奇之列置高等[illegible]
弟子授毛詩其後父卒家用漸乏公孝養母氏不以貧
病撫諸少弟各與生産作業暇即吟誦攻苦如後學愈
益豪成化戊子舉鄉試第三人不赴宴席思父不逮潛
然流涕見者稱爲孝子及屢試禮部竟不第以母氏老
乃就副榜爲祥符縣學教諭[illegible]時天台陳先生督學河
南特諸學官鮮有能自立[illegible]公正身率下篤信不
惑陳先生稱之以爲能正士風得師道焉于是巡撫都
憲安文前後論薦未報而公以[illegible]西歸會關内大饑人
民食親決無慮數百指皆以周給辛勤事甚後補任葉

論雖未久而諸生感化□□辭得其旨請轉國子監博士
□為博士者皆以為□□□議可否公獨伉其守不止
□御史是時立文莊為祭酒大不喜而吏部端毅王公恕
知其才將顯用不乞在□縣時學堂不禁示大為過合
資叙于是止陞為章□府通判云而往往諸博士有陟
五品者端毅公蓋甚惜之任重慶職專督餉也督餉者
苛則厲民緩則廢事遺後負則敗公往八載餉道不缺民
亦無損又以餘力承委讞公試及他務罔不辦集藩臬撫
按御史方擬論薦而中子遘之抱負才氣通當世為學
官弟子有名乃不幸一旦死會公以老投劾罷歸是時

元孫東復為學官弟子授毛詩中山有名公見其孝若是心喜忘其子之無祿與吾先大夫及選老八九人結社飲宴為樂諸老酣醉歌笑公不御酒與劉亦翩翩若醉者如是八九年而諸老相繼凋謝公亦靜居又十餘年而嘉靖甲申八月曾孫繼芳復為學官弟子其意又不幸二十一歲死公癖愛之乃哭之慟由此損傷至十四日乃遂不起自生正統丁巳六月十四日計壽八十八歲蓋社中諸老壽惟公為最高云公配邢氏女德甚備與公共貧苦而成化丁酉不幸卒祥符繼配鄭氏克協于邢今亦八十一歲無恙邪天人生三男子一女子

長男維義官次望之次汝霖義官女適焦琛維生男子東今為國子監生女子長適王元吉次適盩厔趙喜望之無子惟一女適吾族學官弟子九韶汝霖生男子繡亦為學官弟子授毛詩女子長適學官弟子范永清次適趙邦哥東生男子十長繼芳次紹芳女子長許聘盩厔徐永孚次適任應奎季未許聘楠生一女字與繼芳一女子俱幼而鄭夫人生二男不幸夭折死乃竟無子維等卜以公卒之年十一月十二日即洪洞庵新塋啓那夫人墓與合葬請九思撰公世行銘石而納諸幽用以貽後世垂不朽蓋九㕣心之生其狀會公鄉擧今五十七年

矣而九忠罷歸里今得侍公杖屨者亦十二年于茲正德丙子公壽八十子與武功康太史德涵登堂拜慶嘗著敘述以為公壽約九十復舉止爽二歲而公不可待嗚呼悲哉孰意以壽公者而為之銘銘曰南山降神鄭有碩人自古在昔于昭彬彬盖張方伯廉而淳關按察哲而文嗣與者公暨我封君克剛而温位卑道伸維公耋壽肆邁其倫言歸于幽封君同時降左右式安爾魂爾丘為谷我銘斯存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進階光祿大夫

李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宗元家世鄧州人也其高祖貝公暘仕為高郵州知州曾祖惟中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祖早由國子生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擢浙江按察副使父壽亦國子生不幸仕為廣寧後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母馮氏封孺人太孺人生四子公其第二子也公少穎悟讀書善誦不忘父封君愛之遣入州學為弟子員授易知州陳君者江西人陳君善知人于諸生獨奇公責其俠然氣豪而貌濟諸生聞言或目笑之不信未幾果舉成化丁酉鄉試明年戊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出使慶府王以金幣贐不受行人三年選為

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太監梁芳陳某怙寵市私而南京太監郭鏞亦横擅入後湖公與同官繆樗等上疏極言雖不報然二人者寵由是衰矣尋出清理江北諸郡尺籍剖弊剔蠧以影射出者八百人有奇弘治戊中以父喪歸終制改浙江道出按遼東是時總兵官羅雄偷安弛備太監韋朗縱其舍人侵漁軍餉奪人妻孥聞公至即懼不敢復為都督王鍇孫貴皆以不職劾罷侍玄者逆旅舍主人也嘗告貨郎李林林出不知所往林子頌玄殺林有司抵玄死獄成然林實向沽酒婦所飲酌婦與女姦夫謀殺林死利其財公廉得其情玄以不死

及代歸而壽寧侯鶴齡方負勢莫敢誰何族子舍人不
上蓮河沮攝篆易搖掠無辜謗怨載塗至是有訟者會
任公公曰教授侯門之鈐鈐弗嚴故至此矣于是參其
教授姚倫訊問教授憚屯匿侯所不出公于是劾侯並
教授訊問乃侯家以罪發戍者若干人京師遠邇讙然
皆知有李御史也然侯實不堪復求疵撫拾公天子震
怒欲置于理是時在司禮者若陳寛一二人皆識體咨
為諫止無事吏部見若此恐終不免遂擬陞河南按察
僉事云而都指揮李寘者守備高盧濫受民詞納賄無
厭會公分巡河南道乃劾罷者是時河決張秋都御史

劉公大夏與太監平江伯偕來督修乃求綜理其事者
藩臬以公應公爲相度水勢開修賈魯河四十八里疏
河南注築塞黃陵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
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未幾
大璫入卒乃歸其後復除湖廣分巡荊襄荊襄間往往
多妖孽爲亂者吾吾是有何准者與其徒五百人僭號稱
王攻陷城邑劫掠鄉聚居民大驚恐不可撲滅呂高者
襄陽衛指揮也善捕賊公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
窟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平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
者亦剃亮襄人以左道惑衆其黨熊孝和以子事之兩人

皆稱王試入襄陽內亂未發而公覘知之亟遣呂高往
捕得孝和等及其姦書符京師其黨從者五百人有姓
名籍記公秘其籍不問在湖廣二年擢山東按察副使
兵備臨清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乘舡至
聲勢甚大公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
曾貴爲仒校尉僕曾言耳曰劉海詐也聞者咸以公爲神
在臨清五年擢山西按察使是時晉王寵宦者閂副劉
茂茂倚以爲奸凡府中金帛貨輙匿衆無敢言茂與府中
人李成有隙誣以王命逼成幾死成訴之巡按下公問
于是捕劉茂茂急附王王爲之請不從竟捕劉茂瘐

死其後劉瑾用事欲爲故復讎然公旨防甚密竟亦不能害也正德丙寅擢四川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四川番夷久肆摽掠百姓患苦之巡撫都御史鎮守太監因民之不忍具奏出師征之公請于鎮巡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公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內變作矣非計之得者也曰業已奏請奈何公曰征未晚也番畏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讋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于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爲良民不敢復叛捷聞天子大悅賜公襲衣白金尋拜留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庶官甚平乃

自引乞休天子不許慰留之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缺員獨理部事獄死囚三人將行刑公以未經覆奏止之明日邸報至三人者移江西巡按御史勘問奏旨數服真犯超拜南京工部尚書公以冬官大司空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位高任重不可但已會修孝陵及謁文諸寢殿皆以會計甚悉未幾疾作罷歸是時公年未滿七十不不究用識者悵焉比歸而其子守經先已買田築室及諸游樂亭池之勝竹樹花卉魚鳥之趣無不畢具公處之怡怡然不知老之至也辛巳夏天子新即位舉恩臣下于是有司問勞公賜羊酒綵幣寵褒

吏部進階光祿大夫鳳翔知府路君重賀以玉帶奉禮
又五年而嘉靖乙酉八月疾作是時次子守純赴試省
城矣公以為歎亟召歸明日終于正寢蓋是月二十六
日也距生正統甲子四月初六日享壽八十有二歲云
配夫人周氏封孺人先公三年卒女德其備具在墓表
語中夫人生子守經錦衣衛帶俸總旗加七品散官亦
先卒一女適醫學典科陶倣善同邑參政公之子也側
室鮑氏生二女一適鳳翔參政張公之子珂一適舉人
閻佳劉氏生三子一女子守純州學生次守維俱國子
生女適鳳翔千戶白家孫子五璁州學生次珙璐瑚瑄

女二公卒卜以卒之年閏十二月初七日而兆在州城北原戊周夫人墓與合焉公事父母孝居喪哀毀盡著之沒也奉其治命悉以所遺衣物與諸兄弟又為伯兄通及少弟時用輸粟授義民爵仲弟慶早逝遺妻趙活及二孤守緒守纓守纓纔兩歲耳公養為己子教之讀書庚午舉鄉試乃不幸死守緒亦與授義民爵而趙氏老自節云公與郎中張天叙主事馬以乾交愛甚至也乃二人者不幸皆夫婦客死南都公皆為棺殮歸其喪撫其遺孤而主事之子其今舉進士視公如其父不忘往年公為令照事九思以布衣游大梁公見之喜甚待

以上賓之禮遭守經從而授易比入仕問訊不絕公歸
三年而九思亦罷歸里舍豆嘗謀西歸公不果周夫人守
經之卒皆自予為表其墓今年春守純請予文壽公至是
周夫人之姪州學生宁來訃且持參議關君敘述公世
行致守純等之言曰願為銘嗚呼予尚忍銘公哉昔韓
退之謂未四十年而哭馬少監祖子孫三世今予未三
年而哭公父子于人世又何如也銘曰
呉嶽巖巖巖鍾靈孕賢于李則偏高郵孔仁援察是因
以有封君封君施晉于公食其來寔是繼公克忠克
盡克肅陟于司空司空云來及孫子翩翩其樂衎衎既壽

而淪如特之尊名以示存

明故迪功郎河南上蔡縣主簿封承德郎戶部
四川清吏司主事吳公墓誌銘

鳳翔吳君縉起家癸酉鄉薦元舉癸未進士授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嘉靖乙酉秋其父上蔡公家居疾病縉聞之京邸即移病上疏乞歸不許乃乞終養又不許而公竟以是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卒之明年丙戌九月二十二日葬郡東十里新塋縉以其友武選郎中皐蘭劉君[illegible][illegible]述公之行命其弟絿請予為墓誌銘按公諱[illegible]字[illegible]之鳳翔人也其先山西平陽

人高祖福臣元季兵亂從家鳳翔至今蓋七世云福臣生孝中孝中生恭恭生傑傑配田氏生公甫晬乃夫婦相繼以死于是其祖恭與其祖母王痛其子之夫婦相繼死幸有一孫抱甫惟恐失墜公文骨相異常兒可愛乃朝夕愈益顧看惟恐不長稍長即送里塾師所授讀益嘗喜曰吾有孫吾孫學舉進士吾夫婦可無死當是時郡守方選子弟醇謹者入掾史無得匿有罰其下急即以公充選然一時起刀筆者深文舞法咸謂公謂公懦不強之人耳不能傳一錢公由然自守郡守交則愛重公異也掾掾然掾史往往罹禍公獨全乃仕爲上蔡主

簿二百其年正德壬申也當是時河南諸盜方離上蔡去民死傷流亡者半稅不輒完城郭傾圮甚當道者以公撫民民皆來歸趨稅稅完分修城郭他修者淫雨輒崩公修獨不崩聽訟不寃百姓以此懷之當道雖有薦禮然未能深知也公于是始有歸志明年癸酉會其子縉發解關西公乃渙然若不歸吾何待乃投檄徑歸日與故舊飲宴行樂未幾以縉受勅封公承德郎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配呂氏岳氏得贈封為安人云甲戌冬縉以使事便道省覲公見且老欲移病留養公不許甫朞年而公卒縉每語及輒潸然以泣公生景泰丙子二月三十

日享年七十呂安人先公十二年卒有文行語在家傳
呂安人生四男子長縉次紳聽選知印絲綸俱太學生
二女子長適張瑄次適王讚孫男九仲府學生伊仕侹
佾偉僑信佼孫女子三未聘公性素潔故居官無所取
平生好施予成化乙巳關內大饑人相食族有南徙者
公泣留與居賴以存活其後千餘家不能婚娶者輒助
之善其仁心厚故居官勿患政不妄笞一人今上蔡志
有傳公雖起自刀筆不好好讀書精通資治通鑑專門
之士弗如也乃移以教諸子縉果大發渾樸重厚名位
未可量然公方謙讓為德鄉飲酒禮郡守請為上賓一

往再不可致與鄉人游如子未貴時言若不出人以此勉之方縉之使省公也公戒之曰小子聽之凡吾與汝有今日者吾祖之遺也父母棄我早吾祖保哺我恩罔極然我不幸失進士業不能無恨也汝幸舉進士學乎使吾祖而在當何如哉當何如哉吾祖固甚貧至于非義則一介不取蓋嘗主富人析業有陰賂以自便者輒叱去一不許其介如此此吾親見之然竟貧以死嗟乎天乎今吾臨食未嘗不愀然也夫德積者昌後善繼者不匱爾其敬修爾職以報吾祖斯亦孝矣奚必以老身為哉反覆累數百言具在家傳子重職方父恨不識公今

將銘其墓銘曰

參以醇謹相漢樹名公出也視公名德弗勝悎悎吳公志

耽書史戢之其躬以貽厥子元子職方相業是圖爾後

克昌公也不亡

康氏女墓誌銘

女玉英字溫于繼室張氏出也年十七嫁為武功縣學

生康栗妻云張父太史公德涵正德中于同官交愛甚

至也乃兩家妻皆有娠太史公曰幸一男一女當結婚

姻云而戊辰六月十九日于女生其年十月生栗太史

公會有母喪去歸于其後亦有壽州之役因于春于二

人者同在田里于是始結婚云嘉靖癸未冬十月女歸
于康氏歸三年而丙戌夏四月吾母太恭人棄養女來
會哭鄠杜以有娠因住鄠杜九月初八日產一男即辱
不啼救之不活死是時太史公年五十二唯一子日夜
望生孫矣乃若此女由是恨怒涕泣踰三日病腹痛甚
下藥乃愈益甚其月十七日竟不救死生十九年耳嗚
呼痛哉其始結婚栗母尚安人喜得吾女甚愛也然不
幸病卒女恨不及其姑獨孝養太史公與栗言從容語
次未嘗不及人蓋有不及知者至言是且死言栗夫人老
唯一子不可無孝以順適其意栗亦為諾泣下云尚安

人者善治內其遺矩久不能無廢也女思復其姑之舊居嘗與其言凡饋祀紡績織紉之事鷄豚之畜蔬果醯醬之宜靡所不慮也孰意其死其家人妻妾嘗事夫人者皆稱曰嫂夫皆曰某兄其子若女撫之若子女焉至于叔祖母伯叔諸母諸嫂姻部諸母娣姒雖甚見之希亦皆盡禮得憐愛之故其死也皆痛惜焉女往不啻豈哉功鄰人雖知其容也其見者蓋亦罕自笄及歸于常深居雖子見亦罕矣其有所拂鬱慍怒不平輒忍不以告人甚者雖其母亦不以告也獨其病時五六日輒呼子子心甚苦之嗚呼孰意其死也然嘗覺其病亟其神勃勃

然語秩秩然不亂其所着衣復皆自檢斂若將歸其家者焉二弟禹夫泣且問曰子溫詎忍舍此去邪女曰孰忍舍此也命矣奈何瞑目已其母哭之慟乃復張目語侍兒曰好勸母無損傷痛哉天乎尚忍言邪尚忍言邪沒後室中異香不滅十餘日栗卜以其年十一月初冒歸葬蔚西祖塋之側請予曰頭為銘予曰痛哉吾女吾尚忍銘汝邪父哭汝母哭汝其知耶其不知也邪又言語汝類我然竟夭折死豈非命哉嗟嗟吾文汝銘埒乎爾爲爾歸藏之維斯以永寧

程孺人常氏墓誌銘

孺人既卒二十有三年其夫子于盂縣公亦卒太史康孚述公世行為墓誌銘惟孺人之德不宜無述焉于是其子緒乃以其姿行人廣安王君狀請于予曰是太史事也幸賜圖之其亡辭焉緒舉進士有名知襄陵廣濟有名于方很納交之晚乃不遠數百里為母氏圖不朽予其何辭迹曰程孺人常氏者于盂縣公諱章之配也父曰章順章以閭右著名鳳翔倜儻談論化道于鄉里為善郡太守以禮待之不肎屑以貨傾酉配封氏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雅長而聽教父母絕愛之必欲得賢而是時程氏亦鳳翔之望于盂縣公又擬擬不群者于是乃定婚焉

比歸不幸舅已病卒父獨其姑邵夫人在也孟縣公是
時方補學官弟子頎資之屬甚孺人慰解之曰努力
學問豈有有如夫子而長貧者乎于是脫簪珥治賔養
姑不廢滫瀡之奉夜則與公共守燈火誦讀之功紡績
之勤至夜分乃寢未幾孟縣公食有廩祿夫家亦由是
漸裕邵夫人喜為一笑曰非新婦不至此然孟縣公自是
氣益豪邁往盍力孺人乃盡出其嫁時衣物與公買古
書數百卷交游郡中名士下上論議歡如也故其時關
西諸豪俊無不詣程生者亦孺人內助之力也然孟縣
公者固數奇乃屢試竟不第弘治壬子方以歲貢去

京師去無幾其毋郡夫人遘疾病孺人所以奉養者甚至百方調諭言毋以念予故吾此子不久且至矣若輩必寬無慮言輒泣數行下郡夫人亦為少差矣尋得寒乃大作竟至不可起孺人大慟曰天乎天乎我夫子乃不幸至此極邪壬縣公其歸則棺殮殯事矣公但惟修墓負隴盡其孝如此當是時孺人生有三男子曰繼綸緒既見壬縣公不偶以語公曰諸子謀可學舉進士者公曰結其可矣于是命繼以家給以貫緒學舉進士竟蓋已不幸孺人被病以卒蓋弘治癸亥六月初五日也距生正統丁卯九月二十三日壽五十有七歲卒之年其冑

其日葬郡城東皐祖塋當是時孟縣公嘗家食也講宗
未抵成立孺人固不能無憾云而今此之日公致其政
而歸考終牖下繼綸業致千金緖一舉得進士官歷名
動關西將啟孺人之墓合窆公墓自方岳郡太守遠近
豪族罔不會葬致禮孺人于此可以無憾矣孺人尚有
一女子適郡人周長而繼生二男子五女子綸生一女
子緖生三男子一女子皆于孺人為孫又一女子為曾
孫焉而程氏之後益彬彬乎興矣銘曰
善我祖兮不于我食兮季孔碩兮其戴我名昔兮允矣
君子歸即我室兮維以無或傷兮

渼陂集卷十四

誌銘

明故李孺人康氏墓誌銘

孺人之夫李子曰山東按察僉事李君名紹字繼先令制官在外三載政績卓異家推為無過吏部考最賢乃獲贈封其父母及身若其妻故按察君知縣祥符時充令所制孺人于是獲勅封為孺人孺人者興平康聚女也配何氏生孺人孺人始能言笑即貴重不若有他女之氣父母為擇婿久是時按察君之父祥符公亦方擇婦卜其嘉和孺人婚氏有以生告者兩家欣然遂歸孺人于是婦按察

君既歸善事其舅姑其姑張孺人張孺人卒繼姑亦張
氏孺人事之尤謹按察君兄弟六人妯娌群處言
話或譏譙詛輒怒起孺人當之油油然不隨不激即有
若不愉其意者衆始怪之以為緩慢者日久乃大服焉
嘗按察君幼有英氣勃然興于學而孺人贊之勤篤
懇備至逾年甫弱冠以尚書舉于鄉初仕為處邑知縣
以才堪治劇調衢符未幾召入為監察御史坐誣左遷
陳留知縣復起為寧海知州又以才堪治劇調臨清擢
前軍都督府經歷超拜今秩孺人蓋未嘗不從其在也
其服食以約其閨閫以儉蕭然
不以為戚

始一日久而不懈也按察君之居泉也職理鐵內屯田
賞罰權宜勸懲創制時君乃以湯然一無所顧破崖岸而爲
之竟由此獲謗君乃大笑曰我固知其至此于是投劾
徑歸乃與一二朋好若郡守劉廷信太學孔宗翰時常
宴飲爲樂其酒醴殽具皆出孺人手嘗西入郡城每過興
平未嘗不訪按察君按察君坐定即出飲食豐腆整潔未嘗不
稱孺人之賢孺人從宦時見按察君朝夕良苦乃爲納
側室張氏侍巾櫛焉待之甚盡禮張氏不幸病卒遺
二幼子孺人視諸子尤愛時時撫摩或泣下潸然然按
察君剛嚴自持孺人固未敢以此自德家務雖至纖細

必稟而後行至于僮僕有過亦不敢親笞必以付按察君夫夫者剛之之稱婦以柔順成德若按察君夫人嘗言子以為各得其道孺人生于天順庚辰二月十二日而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六日病卒得壽六十七歲有男子四人長時芳奉主典膳次時華國子生時茂時藹俱邑庠學生女子一人適郭瑞側室男子二人時芳時蔭孫男子一人女子六人俱幼次子時茂者穎敏之子也學與進士可成乃不幸死往年在京師予嘗見而異之按察君夫婦獨鍾愛焉其妻劉氏廷信君之女也娶四十五日而時茂死無子孀居者十有二年故孺人且死謂按

察君曰吾死不恨所恨劉氏婦若節及側室二子未婚耳按察君固剛嚴者至是亦為泣下不能自已云時芳等卜以卒之明年丁亥二月十二日奉孺人于城南新塋之北時華奉其父命執廷信君所述狀來請銘于文按察君餘二十年嫂視孺人悉其賢銘其可辭銘曰

莫臧匪順我則守之莫戾匪妬我亦不敢有之我天之庇我育之繁我則亦既跡之壽言歸藏其孰右之

明故咸陽才子張公合葬墓誌銘

成化末予游鄠庠識咸陽張鉞是時鉞甫弱冠授毛詩有名咸陽諸生咸畏長之以為進士第可唾手取也然乃

不幸死弘治甲子予已承乏翰林而鈗弟鏜以毛詩舉
鄉榜予亦獲與識焉鏜再兩為安邑清海知縣亦不幸死
予嘗為銘其墓鈗之子崇德嘗在鄴杜從予游而正德
己卯復以毛詩舉舉進士不第游太學會其祖母杜氏
老病卒崇德適孫也奔歸治喪然其祖才子公卒五十
餘年矣墓在經周莊之原將合窆崇德來請予曰吾祖
之歿吾父吾叔父俱幼故吾祖之墓闕其銘今吾祖母
之窆以嘉靖丁亥二月十三日惟先生憐之合而為誌
以告來者為不朽計先生其亡辭焉予嘗以鈗兄弟室
于崇德世以毛詩著名渭陽盖盛歎張氏之經學[illegible]

後聞諸先達之士成化初有磊落奇偉與于渭陽者譚教字世傑崇德之祖父也又歎曰張氏之賢所由來遠矣然公之磊落奇偉不見于世齎其志而死不可以他稱故稱曰才子云才子張公者世家咸陽人也曾祖允中受義氏爵祖昇仕為雲南布政司理問父瑄隱德不仕瑄配王氏生公未幾王氏卒繼鄒氏生子簡再繼鍾氏生子曰尊公幼有奇氣既長體貌魁梧博學善屬文下筆滾滾千餘言可立就在縣庠弟子中昂昂如鷄群之鶴比入試秋闈人咸曰無如張世傑張世傑撞破烟樓矣公亦自負不淺以為發解闈中取進士如俯拾

挹於耳不意花樣不合而罷公乃大笑曰且讓一著詩豈
有張世傑而不云云者乎及屢試竟不第于是大恨無
所發洩有時仰天嘆曰豈吾乎張世傑竟若是已乎乃鬱
鬱抱恨而卒蓋成化己丑某月某日也距生正統戊午
某月某日年三十一是爲不壽是時鉞甫九歲仲子鏜
七歲鏜在襁褓杜孺人哭幾絶既而言曰吾當下從夫
孑然群兒小弱不我即死且奈何于是撫育誨訓俱
脫幼稺各因其材而界之以事鉞鏜先後受經鑄則幹
蠱及鏜知安邑時嘗迎養焉蓋稱未亡人者五十七年
而嘉靖乙酉某月某日卒距生正統辛酉某月某日

得壽八十五歲正德中巡按陜西監察御史邢君嘗奏其貞節于朝表厥宅里命未下而孺人卒君子盖深惜之才子公之為人雖自倜儻不覊至于事父母及兩繼母及異母弟綽有孝友之風引接後進忘年交游雖或沮之弗頓也及其不壽而卒諸子未立人皆歎息以為善類之歎而杜孺人者乃能化弱為強成其夫志貞白之節桑榆之慶至是盖完告云雖其三子皆先孺人而卒然歛有子十四人崇德未久當舉進士所以振才子公之業者其在斯人矣錡有子三人鎧子四人長崇禮太學生于是張才子之後勃然而興駸駸乎未艾也是宜銘

銘曰

經周之原土厚而堅是為才子公夫婦之阡踰千萬年
維名以永傳

明故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君諱繡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好義受義民爵祖襄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處士云而龍巖處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而受尚書為學官弟子有名既屢試不第卒業成均任為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王氏贈孺人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子也方六七歲失怙贈君撫

之異於他子今從學許時勉學子所時勉大奇之

小友未幾隨侍太平太平人令尚文瑞者字同榜進士也

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目丞看

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大夫諸士咸敬重求友其子惟

恐或失也贈君成見君是浩然稟歸以為有子矣何丕

之為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光學問

補學官弟子今帝師遂庵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

相繼督學關中謂關中多奇士君在數中弘治辛酉果

中鄉試終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篤誠志倍

合論著甚於昔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壹

嘗子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即位有以
佛老進之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也
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憸人移奏佛老佛老
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踈儒斥正不止矣敬信佛老
而奉之為斯言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
彼佛老者豈能禍福予人也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難
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民之瞻
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為害至不細也盖愚民者易惑
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況從而導之乎又左右憸

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天下事自此壞矣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
愈屠者洪彬用事時為仇家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
者若干人節御史以狀付君君立訊得其情任廷諸老多譽之
者甲申巡視居庸諸關峻崖絕澗窮罔不經涉所至練武修
政發奸摘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為息浮于虜
無以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五部集議多見采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猶復自露以凌僭為毀譽
吾所深恥茲得無有之乎乙酉春命巡按遼東前此已抱
痾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為作君亦自奮欲

往會病臻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于京師舍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其嘗與游者若杜文祥穆伯寅劉以學吳正甫及同鄉諸君子棺殮歸其喪君生成化丁酉某月某日年僅四十九歲配趙氏贈孺人繼史氏殷氏趙孺人生三男子長鳳翼次鸛翼邑學生次鵬翼女子二人長許聘同邑王某監察御史性臣之子也次與孫男子二女一俱幼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君過訪予影濱肩疎秀王文偉大夫也其後罷歸聞君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秦此類太史公亦嘗及予予愧其然以是知君

不貲當是時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醖藉不拘小節
然自舉進士斬然自厲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歔挹發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幸
也然其宗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引後
進之量亦無愧于古人矣鳳翼其等卜以君卒之明年十
亥某月某日葬龍游先塋執張舉子崇德所述狀來乞
銘惟臣以書抵予曰文之卒于京師伯楢嘗許為銘不幸
葬有期矣敢致吾子門下然知君之深善文章宜莫如
伯楢乃以屬予予悲文君之不幸也銘曰
胡蓄之豐而施之也胡涉于要而隕于貧嗟君嘗謂渭吾

以爾為古士之謗彼不知者或以詬君是嘗涓涅無惡
爾心爾名不逕

明故秦府良醫王君墓誌銘

涇陽學生王輿將葬其父良醫君乃執其師東魯雲
吾所述世行請予銘其墓良醫君諱昂字大器涇陽人
也高祖青曾祖浩祖敬父缺母張氏君配同邑張氏生
太學生軫復娶官陵張氏生輿女子四人其三為熊翁
張盤及進士仝饒陽令秦世顯譔其一未聘孫男女二
人皆幼略出君卒享成化丙戌四月二十七日距生景泰辛
年十月初二日得壽六十五歲其葬以卒之明年十一[illegible]

八月某日而葬在龍潭村新阡王氏家世業農君與其
弟學乃與于賈學不幸死君益奮欲大其業乃辭其父
母入維揚賈鹽居維揚十餘年已富有貲遂絆不得歸
而正德丙寅其父以卒告君星夜奔歸哀毁幾死比襄事
凡諸可為者不惜財力鄉里相與歎羨以為難得自是
事其母愈盡孝敬每事務安意悅樂之一日姻鄰黃會
其母指其夫婦言曰爾孝養我如此爾子若婦當報君
若爾者矣天道豈有差迄五年癸午君復有意賈鹽
事以母老不敢其母探知之而曰賈其事重爾不往不可
于是不獲已乃復入維揚會有例許民輸金助邊得授

晉時有差君乃浩然歎曰天子有事尚效百司奔命我獨
區區守此貫何為乎且吾[illegible]有良醫曹君離膝下
久不勝思[illegible]然亦思見君甚切也乃君一日晝寢[illegible]
人呼之云不如歸去覺而異之遂辭府承歸母子[illegible]
其樂也閱月母乃疾病君朝夕不離側供醫藥無[illegible]
致夜則籲天乞以身代然母竟不起而君得以侍疾云
訣無遺憾者[illegible]昔夢感之力也嗟乎此與古嚙指心動
者其何以異焉非其誠孝所積寧至是邪詎至是耶君
往年喪父時哀毀不[illegible]兄卜地乃[illegible]於祖塋道傍至是乃
得龍穴之兆而合葬焉[illegible]

物視昔益盛嘗營于比郭買田數百畝創作別業列植花卉竹林有水有亭奉其父母居之比塋毋後日與朋舊高會于此二子俱已成立又抱孫而家道甚備始無意于江湖之遊其樂陶陶人以為壽祉未艾也不意甫五年而疾作乃遂至此然其孝友之行播諸鄉閭者雖百世可知也蓋其弟學之遺孤堂姪頗驕惰有撓其析産者以為不析不利於君君乃泣曰弟之子不肖則析産可也有如吾子不肖則將安所處乎且吾死後何以見弟于地下也自是教愛嘗無異子二子今嶄然或將願仕或將以科目進天其報君者豈可以或誣也厲字

曰王氏之興始自良醫晉君然有其行門下生邑中豪[illegible]父老靡不稱道之故敢述狀予聞雇子東魯賢宦之士不忘說乃據而為之銘銘曰

富爾致爾孝爾義克以言彖逸史爾銘維爾以永世

明故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同母兄弟三人而處士君長其弟中丞公及西樂君大紀皆與予交而西樂君之子太學生附鳳又嘗從予游故予處士君雖未獲承顏接辭然其行誼嘗聞之矣其卒也其孫子承芳來請予銘其墓參其狀則王舉子嶠所述者而附鳳之書曰先君子之行已托不朽敢以伯

父復請于門下予覽狀益盡知其賢于是歎息曰世嘗
說古今人不相及嗟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若處士君
又何說古人也處士君者諱紋字大綱慶陽安化人也
上祖表元時秩萬户侯今郡中稱為楊萬石家曾祖林
祖勝父冕俱不樂進取樂于好義而德基善根其積益
非一日者云父以中丞公嘗知惠寧有績得封文林郎
直隸河間府肅寧縣知縣母梁氏封孺人封君孺人始
以中丞公登宁舉進士西樂君尚敬子一切斂繁去靡
士踞毅然當之乃家貴過前遂甚于是封君孺人喜未
嘗不歸處士彌未敢自溢也乃愈益孝敬而封君孺人

愛之蓋未嘗不稱說云是時中丞公方苦于學至夜分乃寢處士君視其居處寒煖之節亦或有時至夜分焉而當衣食飲燈火之需朋友交際之禮意所嗜好諸物皆取辦處士君處士君乃嘗為豫設焉不俟其口索也中丞公既貴比老歸甲未嘗忘其兄事之甚敬自備曰大兄成我其叔父景不幸無子處士君養之終其身及其叔母皆服喪三年家口百餘同爨無異言者郡守以五世同居疏請表厥宅里不報親舊待君舉火者百餘家成化末閩内大饑人相食賴以穌活者殆不可計歲嘗出穀百石賑饑豐年始償其直不償亦不校也貧不

能婚喪者助之嘗見少壯子弟群居嬉戲于衢君過問
胡不治生業以乏資對乃遂給以貿易有起家者嘗以
白金千餘兩貸商易芻餉輸官官乃責其直不能出息
諸商自爲歎甚君乃大笑曰公等無慮吾不責息也自
是巨商大賈多出其門者矣其郡中負貸者類多無力
君察知乃悉焚其券書云而君之貲乃更益裕正德中
姻部爲侯家誣以大獄逮繫男女且百人洶洶且死或
言其狀賈即以白金二十挺遣之曰以活汝不望報也
邊郡少醫藥君嘗患之命其子雛鳳裁貿藥物數百
斤按古方書活人人詣門者殆無虛日然君自奉則甚

薄非節慶不宴即宴不御聲技貌偉而氣和與人交未嘗見其忿厲下至僮僕亦御之以禮于是學士大夫諸生相與咨嗟歎異以為不可及也鄉飲酒禮薦為大賓君乃撝謙執遜匿而不就郡守聞之稱為高士而不強曰使人知吾郡有鄭子貞也君配同郡劉處士昉之女生子男女各三人長男來鳳某王府典膳次雲鳳雛鳳俱太學生孫男子五人女子三人曾孫男子二人女一人公于是時年高德卲優游肥遯劃絕是非日訓子孫若士若賈若耕而農各執其業其子若孫亦皆衎衎愉愉竭力滌瀡之奉人以為處士君不百歲不止不意病

作乃嘉靖丁亥二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于是向之言息之子遂邇奔赴哀哭若喪所天然距其生景泰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壽七十二歲來鳳等卜以是年九月十六日葬北山祖塋學士大夫諸生咸曰是為有德而隱者如私謚曰處士孟孫綵錢其稱情云銘曰

古稱北地人多豪俠好義覩處士君豈不可異哉郡城南十里北山之陽故韓淑人袝君是為處士君之藏我銘弗忘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白閣山人王壽夫墓誌銘

壽夫字弟九峯字子也[illegible]曰閩山人云先大夫中
憲府君諱某配太恭人劉氏生子四男乃子壽夫其少子
也成化己亥六月初一日先大夫仕為保寧巴學教諭
生壽夫教諭公舍中是時吾祖高亭府君迎養于巴閬其
啼聲喜曰兒當貴我若恨不及見也壽夫生十年而弘
治戊申先大夫守滿携歸鄢杜里舍又二年庚戌先大
夫復教諭祥符壽夫隨太恭人入祥符其年秋于禮部
下第亦至祥符壽夫乃遂從學受四書又二年學易受
子史性理諸書弄筆為文尚詩輒吐奇語又四年丙辰
先大夫遷教授南陽府[illegible]隨入南陽乃從張文[illegible]

生受易及二年戊午予以庶吉士送幼子還故里省視南陽壽夫乃遂隨予一歸試關中是時遂菴楊先生督學關中極愛之命以儒士入試秋闈乃不第復入南陽卒業文辭所明年己未乃隨先大夫丁外艱歸鹿谷主先生應詔管文非文辭文辭善嘗稱之至是來督學關中按鄠首問壽夫得其文大喜命為學官弟子遂携入正學書院與高陵呂仲木諸親受其業乃舉辛酉鄉試壬戌不第歸乙丑復不第乃入太學尋復歸省而正德丁卯予在翰林被讒後可召至京晝夜督課之乃明年戊辰舉會試不榜第二甲進士其年冬授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明年己巳監視蓋屈寧橋不物其年夏得實授監
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諸關乃親詣其地閱其險阻覈
其行五利其器物時其錢糧而凡衛所諸官怠惰者侵
漁其下者嚴戒之不已則參治之其主將才而懦者貪
懦者舉劾無所嫌避吏皂邊徼無事得代歸還道中乃
先大夫書告夜一夕則不得歸省自移病乃始得歸其年
辛未秋也明年壬申子亦能壽州歸先大夫乃愈若病
而癸酉夏冬乃遂不起于是壽夫以毀家居至丙子春乃
除服北上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云而其年從按順天諸
郡郡多貴戚近幸豪猾撓法制事時不可遏言於大勞然一

無所問旌廉表會經內大治明年十九得代會滿三載考其職稱于是與其妻仝氏受敕封焉而先大夫太恭人以子官授封故不及也其年秋駕幸居庸諸處尋命率同列諸君子前後三上疏極諫明年戊寅點視團營諸軍尋又點視皇城四門又嘗攝他道事勤勞甚著而年資又甚深咸以為得差徙之乃己卯秋稍遷金華知府云在金華四年明禁令正風俗清獄訟裁省浮費興作善類鋤去姦惡而去之以誠持之以廉行之以公發之以慎嘗著蘭溪章公既卒而家貧孤小為疏請月給米二石其始至郡人或易之久乃漸服既去多思之者

于是滋石唐虞佐報書曰吾郡乃今始知有壽夫也嘉靖甲申夏蓋嘗考績三載吏部以爲績最無過舉御史旌薦考效例給誥于是贈父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母封太恭人妻亦封恭人云未幾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受勅兵備偏頭關諸處其年冬滋代州會當道遇非其禮有去志會聞太恭人病甚于是投劾徑歸蓋涖官未及三月而代人念之至今以爲可惜其才也歸未久乃遂寢疾丙戌夏四月太恭人棄養而六月十八日壽夫竟相繼而逝纔四十八歲耳嗚呼痛哉今氏生有三女子無嗣乃以第三兄九皐之子漼嗣焉其女子長適[illegible]府

經歷咸寧陳廷錫之子府學生董文奎次許聘知州興平劉廷信之子縣學生員次許聘秦府奉祀咸寧邢有終之子童生賁側室二生有一女子尚幼未聘其古文詩存者無幾與奏疏數篇刻諸木題曰白閣山人遺稾云賁其孝友之行予所不逮也其交游亦衆然鮮有與之契者獨于予愛敬不衰比其歸也乃或有時忿予心甚訝之嗚呼痛哉孰意其為凶變也病且殆乃顧予曰大兄銘我嗚呼壽夭吾其忍銘汝也然汝之言弗可忘也乃泣而為之銘銘曰

其年嘉靖丁亥其月仲冬其日甲申予弟壽夭之者殺

太恭人于城北祖塋其高曾在左既言且倫子子孫孫尚
有考于斯文

明故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致
仕敬湖馮公墓誌銘

允恩交公四十年矣公自嘉靖壬午歸自山西每見允
恩必曰死當銘我丙戌冬十一月公以太恭人葬養來
吊步履損食矣猶述在歙一二事曰可入志銘別去踰
月乃遂不起嘉十二月初四日云予走哭盡哀至是其
家以其月某日卜葬[illegible]遊圖先塋允恩為之辭曰痛哉公
乎予東銘公墓矣公諱應祥字公順其自謂曰敬湖山

人其先山東高苑人也有諱帖木者洪武中以總旗扈秦王就國隷籍西安左衛乃遂爲西安馬氏帖木生子道原伏德而隱有子六人其第四子昇天資渝秀喜讀戰國秘笈既乃棄去讀小學四書見于行晚年畏欲言生嘗作書述志具在墓碑語中昇生子倫質直好善甚古之遺德也配王氏生公及次子應昌公自幼穎異授之書輒記弗忘成化弘治中爲咸寧縣學生授易旁及羣籍不尋記誦而妙契古人作爲文章秀麗奇特獨盛一時督學浮梁戴先生與其進上饒婁先生訝其才公益潘先生賞其文嘗語其徒曰二秦人物批其卷曰英風雲

[illegible]英氣凌雲肯讓耳矣弘治己酉果舉鄉試第二人丙辰舉
進士觀政戶部其年秋發瘡殆甚甫有以羨餘言者公
叱去秋毫無所苟明年丁巳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
治而是時又多差役又庶事一切頹廢租賦至數年不
前令苦治竟不完公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邪乃加意
撫循之不率教者治之不妥者一人具效戶數高下之
則躬親編坐行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租賦完徭役均
百廢興詞訟希少豪民斂跡矣暇則課諸生今工部侍
郎何瑭夫尚未知名公許以為聖賢之學台輔之器也
[illegible]渭王宗器先生守懷慶過河內附郭縣也嘗召公欲

食歌柴門民所疾苦以弟呼之公憫然意有不合
輒盡言不少避君子以為各得其道戊午春九思以燕
晉士送幼子道河內入其竟民咸樂道之至其庭吏縮
首立而植視其室服食器用泊如也乃贊曰可謂不負
公字子曰敬夫克吾意須吾民子孫世世思之斯其可
耳當道方有旌薦乃明年己未夏以母喪歸百姓走送
涕泣欲留其轡以去後之思公拒不可竟日乃始別去
三年喪畢辛酉冬改任徽郡歙縣郡考亭故里雖稱文
獻然俗好氣健訟好交結貴人爭地數尺乃起訟連歲
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挾動禍福公至

持之以靜事未可不枉道徇人久乃自定民有據險不
輸賦者且五十年公出榜招之曰不來且死乃懼輸賦
乃坐重役示罰于是諸租賦無敢後期至者邑有殺人
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
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
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
公念曰此稗不必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
究果服又郭氏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
縱觀之乃一人嗟歎旹其側者久之因枕其吭遂絕是時
公已教隸卒覘察諸其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

人亂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撓吮耳于是縣中稱爲神明歌頌之今少保阜蘭彭先生敬齋嚴東何子敬相繼守鄞咸禮重公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間勞而舉薦甲子冬北上考績比歸之明年乙丑吏部以風憲起公辭讓一無所受學士經生隱逸之老以其德政播諸詩歌聯爲巨軸附之行李具在家傳不可勝書書其大者併于河內比蹟循良俟觀風者采焉正德丙寅春公行未至有命授吏部稽勳主事丁卯調文選是時權貴用事公既無干謁亦不矯激惟知自守既乃厭棄求歸尚書許公勸留乃止己巳考績上上于是天子勅封

其父倫承德郎文選主事贈母王氏安人褒嘉之尋陞稽勳署員外郎是時張尚質為當書欲超拜公公不可張遂陞公湖廣按察僉事督學實左遷也庚午春湓湖廣會當鄉試而湖山閣遂燕之甲溼公且病且愈于是校定諸士不能編歷或合數處群試之場屋事竣方施教約乃明年辛未言者以公簡出為辭遂改督河南然鑒別之精亭等之公諸士實心服焉于其去也咸惜之而言者乃爾不知其何說也至河南數日復以繼母王氏之丧歸癸酉丧畢挾其子平畢姻京師有勸公部見復官者不聽而還甲戌春部檄改公兵備陳惟在郡一年且[illegible]

贜罪米粟千石及數百金儲諸府庫立之案籍以為官需至于黜貪汙之吏革濫稅之關威令赫然行矣乃乙亥秋有詔罷陳睢兵備帶銜河南聽用公浩然而歸而是時封君病見公喜甚吏部尋檄公督屯河南乃封君竟老病卒公得以侍醫藥躬殯葬無遺憾焉豈非天祐之純孝哉己卯丧畢復改山西督屯是時屯田子粒負欠三四年併徵實難公謀諸撫按計他物相準即以給諸士卒甫三月完十六七撫按咨嗟數異其將其賢庚辰夏以三載考績告行其實託以西歸也既歸之明年辛巳擢山西按察副使公尚堅臥親朋勸進至日夕

石不起如蒼生何公以天子新即位不敢虛負努力復行旣至未久入賀萬壽聖節即上疏乞休蓋自陳雖後嘗兩上疏不許至今乃許之公先是買田長安城東為歸耕之園築望雲之樓建獨笑之堂引濯纓之流構弄月之亭奇花異草珍果之植貧富之林紛列雜布備遊樂焉未能也而今乃得之喜可知矣歸未久嘉靖壬午繼母趙氏又卒旣差乃與朋好日遊城東飲酒賦詩公每賦詩被捷奇巧不驚人不已故平生文章詩所得不多然類非世俗所能也至其愛親孝友弟曲盡衷悃好賢疾邪擇交寡合通達治體學甚經濟風流慨慷倜儻然

衆譽當世之英三秦豪傑之才也然一僉事十三年不得調既調即歸歸五年乃遂不起距生天順戊寅七月十九日壽六十九歲痛哉公乎竟若是已矣公配李氏繼徐氏皆贈封為安人焉然皆無子置側室四人竟亦無子于是以應昌之子平後于公公卒後二日而側室劉氏者燕人也乃自經死殉公別有志又族子驅嘗受事公公亦愛之驅自誓與其妻努事徐安人終身以報于公也嗚呼亦于此可知公之化深矣然乎為咸寧縣學生授禮記有名是繼公志生有子女二人子曰穆家而其女弟亦公夫婦育之嫁為長安縣學生楊宗輝妻

公于此亦可以無憾云乎來送公世行且告羌夫公子九思所以教愛之者一話一揖亦恐或征況其大者孚情猶兄弟義兼師友知公宜莫如孚又公命銘其敢辭弟以筆路荒蕪不能揄揚盛德為可愧也乃灑泣為之

銘曰

英英敔湖舉世孖同而公則殊文以奇癖行卓而孤經國之士以世則我迂彼同而腴我殊而枯東苑歸畊其樂于于吁嗟敔湖彼腴而汙我枯而愉清風灑然萬世之譽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致

仕李君墓志銘

予同君爲舉子三走禮部其後在翰林君爲御史君居同巷予罷壽州取道河南是時君在陳留冒暑走五十里會予朱仙鎮又十年君亦致仕聞益數會焉嘉靖丁亥秋八月予過興平見其容稍損問之乃微告予曰近忽嘔血即止覺少差矣予執其手曰老且至其善自持然亦以爲無患也未幾報君捐館舍矣予始求之信尋知嘗以嘔血至此嗚呼悲哉蓋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月也距生天順癸未十月十二日壽六十五歲卜以明年戊子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城南新塋咸音其配康孺人

之兆與合葬孺人之墓也予為銘至是次子時華復述君世行以請嗚呼予何忍而不銘君也君諱紀字維之興平人也少年神骨清徹入為學官弟子受尚書不數年學成舉成化丙午鄉試年二十四矣其後五走禮部竟不第弘治壬戌以父母老于是不得已謁選為慶邑知縣慶邑城侵于隍久盜賊横起竊府庫劫掠富民往往有之君至不兩月先為築城城完乃下令捕盜乃均徭役撫寡貧餓勸農桑理獄訟久之民安盜息矣乃飭學校課諸生彬彬然考德問業矣于其有得焉又之教化行民俗成歌頌興矣于是撫按及藩臬諸公咸

謂邑小不盡其才奏移祥符乃虛邑之民亦北走乞留
求及至而命下矣啟行之日民無老幼貴賤争走攀
送有泣下者然自壬戌抵甲子涖政財兩年耳而民仰
慕之深至于正德己巳猶歷若書其徳政為去思之碑
焉君至祥符人見前令無能保終者咸為君慮盖縣附
藩省今日蹲馬受約束于所轄少不可即訶叱甚則鞭
朴之又送往迎來飲食常失節至于獄訟租賦之事莫
夜始據案舉燭了理漏下三二鼓以為常此非大有才
氣鮮不仆者君于是先其大者急者職事當為者揔
攬有緒矣掃門一錢不入久之猶夫受約束也所轄者

從而禮貌之加舉薦焉猶夫送往迎來也飲食以時猶夫暮夜了理公事也及暇與賢士大夫飲射之若是者三年會武宗新即位君亦政成于是比上考課既歸之明年丁卯召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戊辰春巡視通州諸倉未幾以父喪歸庚午閹瑾事敗君以同鄉并左遷知縣大學士野亭劉公陳留人也雅重君請于吏部得陳留云是時諸郡盜起守令多棄城走獨陳留以君完今少保辛庵彭公總制兵馬奏君治行爲河南第一在陳留七年而癸酉秋擢寧海知州在寧海一年化頑民擒巨盜咸惠流海濱矣撫按諸公又以郡小才不克盡展

移臨清臨清南北要衝送迎無虛日又鎮守太監在橋副使閘廠諸主事供億繁費且盜賊後君民凋敝處之亦甚難也乃以委君君出自祥符以其盤根錯節之餘舉手撣之即迎刃而解聲稱藉甚吏部兩以僉事擬君不果踰三年丙子以母喪歸喪畢稍遷前軍都督府經歷一年擢山東按察僉事奉勑提督畿內屯田其地多權貴侵漁小民君不顧一切繩之以法乃嘉靖壬午竟由此起謗君乃投劾不待報徑歸于每會君見其為樂甚歡以為期願可得也不意其至此嗚呼悲哉君自曾祖彥才祖英父壽家世為農至君以文學興在祥符續

最得勅封其父文林郎祥符知縣毋繼母兩張孺人及配康孺人皆贈封焉康孺人生四男子時芳蚤卒與膳時章太學生時茂時蔚俱縣學生時茂先卒一女適郭瑞君尚有側室張氏生男子時莠時蔭又有孫男三人女五人君入爲御史時璉尚未顯用事甫一年而君以憂歸予知之固未與識也比璉敗咸謂君無故乃一御史祥符人爲舉子時君甚愛之乃號于衆曰如李某與平字破不得遂有陳留之役然未久而御史者嗜酒不四十死無後而君蹤跡明官至大夫壽幾古稀子孫勃然興焉天道果何如也此亦足爲妄言者之戒銘曰

巷伯有言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有如李君歸潔其身亦
[illegible]于譖彼蒼者天矜此勞人蹟而復伸有德有年有子
有孫其樂孔殷既歆而格來即玄宮銘以無窮